



老腦筋開了竅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老 腦 筋 開 了 竅

本 社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“老騰筋開了竅”、“六老爺”、“李志富和互助組”、“同鄉”四個短篇。

內容都是寫農村在互助合作運動當中，有個別的人，不願參加集體生產而單幹。結果，造成了農田減產，生活困難，但在互助組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幫助教育下，克服了困難，思想轉變了。最後終於參加了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和大家一道，爲着建設社會主義而積極努力的勞動着。

老 騰 筋 開 了 竅

本 社 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十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興業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080

開本：787×1092 紙 1/36 印張：1—13/18 字數：33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4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七分

目 次

老腦筋開了竅·····	蔡天心 (1)
六老爹·····	王譽笙 (25)
李志富和互助組·····	紀 中 (34)
回 鄉·····	高 峯 (48)

老腦筋開了竅

蔡天心

李景春和楊翠娥兩家是前後街的鄰居，他兩人從小一塊長大，又一塊兒在本村小學裏唸書。景春從四年級畢業，他爹就叫他下地了。他的模樣長得十分端正，黝黑的臉，高高的鼻子，兩隻大而發亮的眼睛，上面壓着兩道濃黑的眉毛。他現在滿二十一歲，是個青年團員，一年前，又被批准入了黨。現在是黃崗村的團支部書記。

翠娥是獨生女兒，她媽楊大娘把她疼的像寶貝兒似的，小學畢業以後，也就不讓她唸書了，把她留在家裏學着做些炕上地下的活計。當爹媽的有爹媽的主意，老兩口子背地裏早就合計好了。他們想：過了三年五載，女兒大了，挑個老實厚道、沒爹沒娘的年輕單身漢，招過養老女婿，湊付上一家人，將來有個依靠，也算沒白養活女兒一場。

誰知做女兒的偏偏不順爹媽的心，不讓她唸書了。可是她也不在家呆着，白天晚上都在村政府裏，村政府就像是

她的家。開小會、開大會、過春節、唱歌、演戲、扭秧歌、慰問軍屬，她比誰都積極。村裏有什麼運動，進行什麼宣傳，沒有一次缺了她。有時她爹楊發老頭子惱了，就罵她：“你整天在外頭跑，以後別回家來吃飯。”翠娥也不答話，只是笑；有時也故意頂他爹兩句：“誰像你們，就只看見自己鼻子尖上那麼點地方。自己有飯吃，就把什麼都忘在脖子後頭了。你不想想，咱們日子怎麼過到這個樣兒呢？做這麼一點工作，你就不依了；要像人家一輩子參加革命，你還要把你女兒的腿扯斷呢！”翠娥噤哩啞啦一頓話，就把她爹頂住了。

翠娥因為積極工作，被評為黃崗村支部模範團員之一。去年，她在互助組裏領導婦女下地間苗，帶動了村裏的婦女，得到團區委的獎勵。她模樣長得挺俊，舉止俐落大方。一副白淨的圓臉上有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，怪吸引人的。有一個時期，媒人像蜂子似的老在他們家嗡嗡着，她爹媽有時心裏活動了，可是翠娥却搖頭不願意。他們也早就看出了女兒的心思，但他們却不贊成她和景春好。

楊發老頭子是個固執的人，他雖說一輩子沒兒子，但他對別人的兒子却總是看不順眼；特別是對李景春，在他看來，這個小伙子沒大出息，他這樣想：但凡有點能耐，這年頭，幹點什麼不比一輩子幹這莊稼活強！

二

春天，村裏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楊發老頭子也參加

了，當選為管理委員。農業組分隊的時候，恰好把他分到了李景春那一隊。老頭子心裏很不滿意，但又不好說出口。他心想：反正我是委員，就在你隊裏，也不在你以下。他對於李景春的領導，總是不大服氣。偏巧景春這小伙子又是一個對新技術和新農具有興趣的人，他有一個想學農業技術的念頭。因此凡是社裏有這類活兒，都包給他們的生產隊。他領着隊裏幾個年輕小伙子，一趟又一趟地去拉新農具，拉“顆粒肥料”，拉種子消毒用的“賽力散”，跟技術員學這學那的；新農具拉來了，他圍前圍後的，連飯都顧不得吃，別人想動手摸一摸都不行。這些都使楊發老頭子看着不順眼，可是主任郭福海却一個勁地支持他。

那一天，用十行播種機播小麥，可把他這個差不多種一輩子地的老頭子羞臊壞了。他從二十多歲起，種地的時候，不是點種就是扶犁，連濾糞都很少幹。可是就在那一天，社裏種小麥，李景春親自扶橫槓，另外一個小伙子走在後邊看機器，讓他拿着鞭子走在前面趕牲口。這件事，老楊頭一想起來就生氣。他一邊幹着活，一邊心裏想：世界上的事，可真他媽的都倒過來了。從前連蹣格子都不中用的小毛孩子，現在都比自己重要起來了。……真是，人越老越不行，將來要全都使喚上機器種地的時候，真不知道把我扔到那國去呢？……老頭子越幹越沒勁，加上他本來對種麥子就不太贊成，因此，幹了一頭晌，下午就推有病不去了。“好，讓你們年輕人當令去吧，我不能行，就往後點站。”老頭子心裏掙勁，

幾次想跳隊，但因為自己好壞是個管理委員，也不好明提出來。過後不久，在一次討論全年生產的社務會議上，他和景春兩個人又爭了個半紅臉。

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在那天社務會議上，李景春提出了創造大片豐產地的計劃，這個計劃幾乎得到全體管理委員的支持，老楊頭一直悶着頭，不吱聲。其中有一項是改良土壤，李景春大聲地解釋着說：“咱們黃崗子的土質太壞，是有名的兔子不拉屎的黃土包子，要是不改良，怎麼的也不能多打糧食。”接着，他就提出具體的改良土壤計劃，主張社裏大車馬上停止拉腳，到十里外的大陽河河套去拉淤泥土。他的話剛說完，老楊頭就紅頭漲臉的，一邊使勁在炕沿上磕着煙袋鍋，一邊大聲說：“我本來不想說話的，什麼改良土壤，創造大片豐產地，我看都是白費勁。莊稼院的事，還不能光憑一時高興。依我說：有這個工夫去改什麼土壤，還不如多拉腳。這年頭，拉腳比什麼都來錢快。咱把拉腳掙來的錢別胡花了，積存起來，過些日子，再買兩匹牲口，就又拴上一輛車了。咱合作社又是新建立，那裏不需錢使喚。不管怎麼說，拉腳是不能停，豐產地能多打多少糧食？別說四十畝，就是豐產二百畝又能多打多少？我就不信。這不是一跳八丈的，貸了一套新農具，把小麥種上了，半個來月還沒見影，將來能夠種籽錢，我看就是好的。別死心那麼想了，這樣弄下去，到秋天，合作社不黃也綠不了，大家夥跟着累了一春到八夏，臨來了，落個什麼也不是。……誰要幹誰負責，我可

不贊成。”

老楊頭這麼一說，大家都愣了。主任郭福海怔怔地望着他，剛要說話，李景春站起來，反駁他說：“楊大叔，你老這話說的不對，你是老莊稼人了，這個道理你比我清楚，咱合作社將來不能靠拉腳，咱靠的是地多打糧食，這就是區委上次在會上號召的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啊！不管怎樣，土地是根本，咱們今年豐產地還是試驗，要是做好了，明年就可以大量推廣。說到麥子，你也不要擔心，你可能還是五天前去看的吧？你現在去看一看，區上指導站技術員來看過了，人家說長的沒比呢！像你那麼主張拴車買馬，那就又走向富農的老道上去了。”



趙延年 插圖

討論繼續了很久，最後好幾個人發言都積極支持李景春的意見，因此就通過了。

從這以後，老頭子就把李景春對他的批評記在心裏。

他甚至懷疑這小伙子是因為他不同意他和翠娥好，所以有意在會上打擊他。他最不满意的是李景春給他扣的那個富農的帽子，他有很長時間，都不和李景春說話，一心想離開他那個隊。他也在底下跟主任提過，主任向他解釋了幾句，他才不提了，但心裏仍結了個大疙瘩。

三

事有湊巧，豐產地裏的苞米出來以後，指導站技術員來看了，大大地誇獎了一頓，說是莊稼長的很好，應該馬上追肥。但當時社內積的肥不夠用，這樣就動員男勞動力挨家起豬圈糞，打掃廁所；婦女搜集小灰。一面又號召大夥兒向社裏投資，買化學肥料。在團支部會上，李景春提議，希望團員勸說家長，有多餘的錢盡量投到社裏來。翠娥知道她爹在入社前賣了兩口肥豬，錢如今還在手裏。她回家就和爹提起了這件事。他爹還沒聽完，就連連擺手說：“翠娥，你別往下說了。這筆錢，我要是想投到社裏來，早就做了，還用你說？”

“爹，咱們入了社，就該死心塌地的望社好。咱有錢不投入生產，往哪擱？要放債，就是想走富農老路。咱們過去讓人家剝削的光景，連我都記得，飯都沒吃的，……你還想去剝削人，讓人家受窮嗎？”

“我的事，你別管。我要想放債，早就放出去了；就是因為不想放債，才到如今還把錢擱在手裏。”



趙延年 插圖

“你攔在自己手裏，和放在社裏不一個樣嗎？社使喚了，為大家好，入社也還給一分多利，總比你放在手裏強呀。社裏等着錢買硫安上豐產地，人家又知道你手裏有錢，你怎好不拿出來？”

提起社裏要錢買肥料上豐產地的事，老楊頭就更火了。他大聲叱責女兒說：“你別和我嚕噓了，我有錢是我的，我有我的自由，他們知道還不是白知道！再說，社裏沒錢，是他們自找的。那天，我說不如多拉腳，就說我是想走富農老路。現在，他們也知道要錢用了。我的錢，我说不拿出來就不拿出來，我不管它什麼豐產地不豐產地的……”

“豐產地多打了糧食沒咱的份怎的？再說，人家都知道

你不久以前賣了兩口豬。”

“我這筆錢，我早就和人說讓你二姑爺挪去了，你也照這樣說好了。”

“我可不能像你這樣，對組織撒謊！……我看你叫人家說着多寒蠢！”

“不能撒謊，你就照直說吧；我在人面前寒蠢，我自個兒担着！”老頭子氣忿地斷然地拒絕着說。他心裏惱恨地想：組織？什麼都是組織，組織就在李景春那呀！有了組織，爹也不是爹了，你告訴組織去吧！

翠娥和爹沒談通，就去找李景春說了。李景春看着翠娥那個氣急的樣子，半勸解半安慰着她說：“你不要性急，事情要慢慢來。你爹有些舊思想，也許對我有些意見，所以才這樣。這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改變過來的，我上次對他也是莽撞了點，以後你在家裏要多幫助他，有事情還要和他好好話。……”

四

翠娥走後，老楊頭餘怒未息，嘮叨着和翠娥她娘說：“看看你女兒吧！這簡直是人家的人了，胳膊肘往外扭，可倒好。……依我看，她的事，咱們也該給她安排安排了。李景春那小子，不行，我就看他沒出息，成天就跟着技術員屁股後頭轉，把腦袋鑽到新農具的螺絲眼裏。有本事，進城學開機器去呀，新農具有幾個螺絲眼呢？連家大門口都出不去，看不

見村子的樹梢就要抹大鼻掉眼淚的人，還有個出息？……成天把翠娥也迷惑得要去開什麼拖拉機，一個姑娘家，連點穩當氣都沒有。雖說自由找對象，可是光由着她也不成呀！你當媽的，遇事也應該說說，給她拿個準主意才行啊！”

“你當爹的都管不了她，我說了還不是一樣不頂事。”楊大娘說。

“早晚把那件事和她說說吧，不能完全由着她呀。”

老楊頭心目中，早就給翠娥相好對象了，這個人叫陳文富，是他的親外甥，在離他們村子八里地的青石門區鎮上一家雜貨鋪裏當外櫃。那家掌櫃的叫錢廣廷，從前是跑行商的，是個投機倒把的老手，據說他在縣城裏還有個和人合股的買賣。陳文富經常跑縣城，去辦貨，見識好像比誰都多，說起話來，總是成篇大套，滿嘴新名詞兒。他今年二十六歲，長得小頭小臉，細眉細眼，看上去怪精明似的。他家裏沒有旁人，就只有一個媽。這門親事，老楊頭樂意，楊大娘也贊成。他們覺着外甥做女婿，親上加親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，怕只怕翠娥不願意。

陳文富從打混上了這個事兒，就時常到舅舅家來。他對翠娥心裏很有意思，這一點，老兩口子也看得出來。只是翠娥見着她表哥，總是冷冷淡淡，帶搭不理的，這叫她爹又着急，又生氣。陳文富每次來，總給舅父舅母帶很多東西，像餅乾啦，糖果啦，鹹魚啦……把兩個老人打點得心滿意足。當他逐漸看出了舅舅舅母的心思以後，來的就更勤了。

慢慢地，他也試探着捎些東西給翠娥，什麼髮結啦，襪子啦，手巾啦，香皂啦，新式襯衣啦。……翠娥對於她表哥的殷勤，不但不高興，反而從心裏感到膩味。她想：你把我當成什麼人啦？真是在做夢！

每次，陳文富總是經過楊大娘把東西轉給翠娥，翠娥就又讓她媽給退回去。那一天，陳文富笑嘻嘻地把一截粉紅花布遞在翠娥手裏。翠娥當時就沉下臉來，把花布一扔，說：“表哥，你往後別費這份心，我不用這些東西。”

陳文富臨走時，趁翠娥不在，又把花布悄悄地塞在楊大娘的櫃子裏。下一回再來時，又拿來了一床綠方格子的被單。……

陳文富時常到老楊頭家來，引起了黃崗村人們的注意，慢慢地就有人背後議論，說老楊頭要把翠娥許給他外甥，還有送布送被單的事，……這些謠言很快就傳到了景春的耳朵裏。

一天晚上，開完團小組會，景春和翠娥最後離開，兩人默默地走着，走了好久，誰也不說一句話。翠娥從景春最近對她那種冷淡的態度和不快的神色裏，已經看出他的心事來，但她却故意裝做不知道。最後，景春實在憋不住了，才勉強開口問翠娥說：“你和你表哥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人家村子裏一嗡嗡的，說你爹和你媽……”景春說到這裏，就把話咽住了。

“怎麼回事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你管他幹啥？你聽人家說

我爹我媽怎麼的啦？他們做不了我的主，你放心！你工作越好，我就越……”翠娥在黑暗裏微笑着說，也不等景春再說什麼，就搖晃着兩條又黑又長的辮子跑開了。

五

翠娥回到家裏，她爹她媽都沒睡，正坐在炕上等着她。看樣子，好像她不在的時候，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她一進屋，就聽她媽輕輕地、為難地嘆了一口氣。翠娥站在炕沿跟前，瞅瞅爹，又望望媽，問：“怎的啦？媽！”

“問你爹吧！”媽賭氣地說，隨即又把臉向着爹：“你當面說吧，別老背後和我嘀咕，誰讓我養的不知好歹的女兒！”

老頭子低着頭，一口一口地抽着煙，好一會也沒做聲。翠娥問說：“我又怎的不知道好歹啦？媽，你們為啥老在背後唵叨我？”

爹抬起臉來望望她，一邊在炕沿下面磕着煙袋鍋，一邊說：“翠娥，不是你爹你媽背後唵叨你，你年紀也不算小了，你自己的事，也應該拿個主意。這年頭，雖說是婚姻自主，但爹媽的話也要聽啊。爹媽總不會讓自己女兒走窟窿橋，給女兒找虧吃。你表哥陳文富——”說到這，老頭子顯得有點口吃了，“人家對於你可是一片真心啊！你可不能老是不理人家。這孩子心眼靈，我看他將來一定有發跡。別看他跟着人家繞蹬，他一個月就賺一百四五十元，合三十多萬（舊幣，下同）人民幣，一年就四百來萬。像李景春這號勞

動力，在咱們社裏，一年能分多少糧？兩個也頂不上人家一個。我和你媽合計，你要樂意，一半天我就上河南去，和你陳大姑商量，這門親事就算妥了。如今政府有婚姻法，爹媽也不能勉強，還是你自己說了算。”

翠娥對爹從小就親，長大起來，除了對爹那一腦袋發財思想不太滿意外，遇事也還聽爹的話。但這件事，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從命。她知道，對爹這樣脾氣，動硬的會把事情弄僵。她想了想，回答說：“我的事不用爹媽操心。他能賺錢是他的，我可不希罕。要是讓我自己說，我看，八個陳文富也頂不上一個李景春。我也知道你們看不上李景春，所以我也沒敢答應他。我看，這件事還是過些日子再說吧。你們也別逼我非答應陳文富不可。他這個人，一腦袋舊思想，我却奇怪，他一個月只賺一百四五十文，自己要吃用還要養活我大姑，哪來那麼多的零錢買東買西的。你們只看見他對你們好，就把什麼都忘了。我不喜歡他，也不要他的東西，我看爹往後最好也遠着他點。”

“看你這話說的，他是咱們實在親戚，我怎能不搭理他呢？”老楊頭說，“你不願意就等一等再說也行，我也不能勉強你。不過你也不能一點不聽你爹媽的話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李景春會有什麼出息？別看他一天到晚擺弄新農具。你表哥上次告訴我說，他很快就要到城裏他們掌櫃和人合股的那個行裏做事了。他這人，你可別小看他，也別把人家好心當成驢肝肺。他拿你爹你媽當親人也是應該的，當初他小，你

媽還沒有你，待他就像自己親生的一樣。”

老頭子一邊說，一邊脫衣裳，打算要睡了，翠娥看爹這樣，也就不好再說什麼。她比誰都熟悉她爹的脾氣，要是認定了一條道，就一直跑到黑，不碰南牆不回頭。楊大娘却一直沒說什麼。她是個心慈面軟的人，既不願意得罪老頭子，也不願意苦惱女兒，反正自己也做不了女兒的主，因此還是不管為妙。只有翠娥，躺在炕上，好久也睡不着。她翻來覆去的，想着爹最近的表現。她覺得爹對合作社總是有些三心二意的，腳踩兩隻船，身在社裏，心在社外。她一個做女兒的，又偏偏夾着自己這麼一樁事在裏邊，就使她更不好說話了。想起陳文富那個鬼鬼祟祟的樣子，覺得爹這樣相信他的話，將來真不知道會弄出什麼事來呢？這時，她突然記起有一天，爹背着她和媽談起什麼買黃菸的話，她不由得對爹的行動更加擔心起來了，她一夜都沒有睡好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就去找黨支書兼合作社主任郭福海老大爺，把她對爹的看法和想法，前前後後，一五一十的都說了。郭福海老頭子聽了之後，用手按了按額頭，慢慢地沉吟着說：“翠娥，要照你這麼說，我看你爹這錢也許已經出手了。……我年輕的時候，和你爹在一塊扛過活。他這個人，不碰南牆不回頭。不過，不論怎麼說，誰也不能勉強他，路要他自己走啊。你回去慢慢探聽探聽，要真是這樣，咱再想法幫助他呀……”

翠娥答應着，就走了出來。